

目 录

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扎摄政王“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	拉鲁·次旺多吉 (1)
如妥王与昂仁宗民众的纠纷.....	陈扎·单增杰布 (25)
西藏拉萨初建水电站的尝试.....	唐麦·顿珠次仁 (34)
拉萨市人民根治流沙河简况.....	卓米·强巴罗珠 (40)
藏军洗劫热振寺.....	江央加措 (42)
西藏的藏剧与觉木隆剧团.....	阿妈次仁 (48)
格西曲扎简史.....	霍康·索朗边巴 (57)
黄慕松入藏纪实.....	孔庆宗 (64)
国民党在拉萨办学简介.....	常希武 (85)
叛匪在南木林抢劫武器目睹记.....	姜巴 (93)
擦绒·达桑占堆其人.....	甘典 (96)
霍尔措三十九部族简介.....	扎娃 (114)

XX

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扎摄政王

“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

拉鲁·次旺多吉

XX

热振活佛出任、辞去摄政王的经过



拉鲁·次旺多吉

公元一九三三年十月
(藏历十二月)，十三世
达赖喇嘛圆寂不久，噶厦
政府召开了“扩大会议”

(即所谓“全藏民众大
会”下略)讨论关于摄
政王候选人问题，把热振
呼图克图土登坚白益西·
丹巴坚赞、噶丹赤巴米娘
·益西旺丹、普觉经师强
巴土登楚臣活佛三人的名
签，送到布达拉宫帕巴洛

格夏神像前占卜，其结果，热振活佛中签，当选。届时，噶厦于
扩大会议宣布热振活佛为摄政王。要求司伦朗顿·贡噶旺秋照旧
出任司伦，协同热振活佛执政。

在热振、朗顿二人共同执政五年中，两人在处理政务上发生

了分歧，热振便向噶厦提出辞呈。噶厦召集基巧堪布、仲尼钦莫和孜本、三大寺堪布共同会商后，要求热振摄政王继续执政，最好任职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为止。众官员还向热振活佛保证，愿诚惶诚恐遵从命令，决不怠慢！并同朗顿司伦和众噶伦、基巧堪布、仲尼钦莫、孜本，以及众僧俗官员签署的保证书呈递热振摄政王。

一九三九年的春季，热振摄政王通过噶厦向“扩大会议”再次表明己见，说：“过去从未有过摄政王同司伦共同执政的先例，而我现在却如‘一教二佛’，不仅不便主持政务，且对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多有不便。”

噶厦向“扩大会议”转达了摄政王的旨意和要求，渴望讨论答复。不久，朗顿·贡噶旺秋被撤销了司伦职务，并决定原薪俸水不变。

一九四〇年（藏历铁虎年）初，热振摄政王占卜中预测他将有“极大凶兆”，故又提出辞呈，同时他建议由达扎活佛接任摄政王。据他说，他曾同噶伦喇嘛丹巴加央和噶伦彭雪巴私下会商过此事，并且已与达扎活佛商妥了。同年年底，在噶厦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热振摄政王宣称：“经最近我的占卜，预示我有极大凶兆，不得不再向大会提出辞呈要求。在我出任摄政王期间，我已努力尽职尽责；在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上未误过事；边境是安宁的；政教事务也很平顺，这一切，各位都是很清楚的。现在，我要辞却摄政王和达赖喇嘛的正经师职务，建议在达赖年幼时期，由达扎活佛出任摄政王，这是因为达扎活佛本是达赖喇嘛的副经师，他对达赖喇嘛很尊敬，也很忠诚，以后将仍然会是这样的。再说他年事较高，对政教事务博学多识，我的卦签预示他

很吉祥，诚心期望诸位批准我的要求！”

由于热振与达扎原系师徒关系，热振很信任达扎，故坚持要达扎接替他执政，全藏大会（即扩大会议）接受了热振的辞职要求，并将这一决定报告给达扎活佛，要求他于来年（一九四一年）藏历一月一日接任。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热振与达扎的旧师徒传闻，人们揣测热振荐举年老的达扎，是为了三年以后让扎达还政与他，这件事已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话题。噶伦喇嘛丹巴加央和俗官噶伦彭雪也认为，如果三年以后热振重新摄政，那将对在政噶伦的地位带来不利因素。于是，他们便写信给达扎，要求将新任摄政王的地位、待遇、薪俸、印童以及住房规格等，都加以肯定，目的是阻止三年后热振再行上台。

一九四一年（藏历铁狗年）一月一日，新任摄政王达扎扣拜热振并接职上任。达扎在他拉莎的寓所设佳宴款待热振全家，并敬献厚礼表示谢意，不久在热振活佛返回热振寺时，达扎仍按照热振任摄政王一样的礼节，举行了由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和各部藏军列队参加的隆重欢送仪式。

记林周宗本之死及堪布阿旺嘉措出逃

一九四四年秋，色拉寺色却扎仓派七人，色欧扎仓派一人到彭布林周宗（这是该寺庄园地）催缴租粮。由于他们强征粮秣，气势逼人，引起了极大民愤，纷纷要求林周宗本为民作主，当时林周宗本仗自己是噶厦政府仲尼钦莫（大秘书长）群培土登的哥哥而支持群众抗拒交粮，从而激怒了色拉寺催粮的八个僧人，他们以“进去说理”为由，立刻将其打死。宗本的弟弟闻知哥哥丧

命，不肯善罢干休，遂向噶厦控告，要求查办，噶厦即令色却扎仓捉拿主犯归案。但色却扎仓反而请噶厦政府撤销这一缉拿令，一时形成僵局互不相让。适值燃灯节，色拉寺的色麦、色却两扎仓僧人因进城过节被阻拦，与节日总管发生纠纷，后经夏欧、森康、热振拉让、普觉拉让，以及各地施主、商家代表的调解，才使这两个扎仓的僧人到拉莎参加节日活动。

燃灯节后，按照常规各寺的堪布（方丈）都要去罗布林卡履行其每月一次的觐见摄政王活动，译仓列空事前曾密议利用这个机会逮捕色劫堪布阿旺嘉措，但不期大失所望，因这一行动计划事先泄了密，该阿旺嘉措于当日晨就化装携械出逃。仲尼钦莫们盛怒之下，当即经请示达扎摄政王和噶厦政府批准，派遣传差日夜兼程直奔昌都缉拿，令其通过昌都基巧字妥多吉，尽量设法将阿旺嘉措拦路杀死或捉拿归案。当传差赶到一村，发现阿旺嘉措一行也在该村内，立即组织村民捉拿，却因行动缓慢而跑掉。当晚，追捕者在一处森林里遭到埋伏，暗枪打死了走在前边的化装村民一人，传差逃命到昌都，把噶厦信函交字妥多吉总管，报告了阿旺嘉措的行迹，昌都基巧字妥多吉立刻派兵分多路跟踪追击。

当追兵追到清海朗钦边界时，发现前边有三骑，开枪打死了领头的一人，逃脱二人。其结果，被打死的只是阿旺嘉措的亲戚成烈而不是他本人，其余逃走的两人，一个是阿旺嘉措的随从白玛多吉，另一个是遵珠，都逃入吉多地方去了。

追兵取下死者的首级，返回昌都汇报总管，字妥扎莎又派遣五品官迦尔思巴，带上金银等贵重礼品去青海吉多地方，要求吉多地方头人协助予以捉拿。遂后，白玛多吉和遵珠二人终被押解

到昌都，审讯中，他们供出：“阿旺嘉措在途中离开了我们，他说他要跳娘曲河自尽，是成烈被打死后我们才逃到吉多的。”

宇妥扎莎将人头附上一封公函，派人送到拉萨报功，谎称是“阿旺嘉措的头”，而且“确有证人”。初噶厦拟将人头示众，后来仲孜两机关提出异议，认为，阿旺嘉措逃出时有四人，现在一人不知去向，宇妥报告说有人认出“这就是阿旺嘉措的头”，但这证据不足以说明阿旺嘉措已被击毙，故而人头没有示众。后来才得知死者是其亲戚成烈。阿旺嘉措本人同传差遭遇后，穿着一件毛巾衣逃往祖国内地，西藏和平解放后才回到西藏，被十四世达赖喇嘛封为“堪苏”。

一九四五年（藏历木鸡年）五月，噶厦命台吉桑颇巴、堪钦青绕旺秋等七名仲孜查办打死林周宗本一案，在噶厦印刷厂，审理了同此案相关的证人和阻止僧人参加灯节的主谋人，逮捕了主犯日培加五（大胡须）、粮库官等二十人，用刑后驱贬到各宗为庶民，还收缴了色却扎仓的所有武器弹药（付给一点枪弹费），并规定这些钱只准用于分发给僧众，不许挪作别用。

新老摄政之间矛盾发展白热化

热振、达扎两活佛三年代政的私约到期了，但达扎丝毫没有交权的表示。这时，色却扎仓的大殿已经建成，色拉寺邀请热振活佛莅临主持落成典礼。

热振活佛应邀前往色拉寺路过拉萨，曾礼节性的前往噶厦拜会达扎摄政王，籍此试探达扎二人面晤中未有机会涉谈摄政事而未成僵局。是他二人属下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却更加激烈起来。达扎派的幕后操纵人达扎扎莎丹巴塔钦，是还政于热振的

一大绊脚石，力主达扎不可交出政权。自达扎执政后，将噶厦政府内的人事作了大改组，把政府各主要部门中热振一派的官员全部清洗，由达扎一派的官员所取代。对于这些人事变动，热振一派非常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振达扎之间矛盾发展日趋白热化。

热振力争国民党政府支持其夺回政权

热振活佛试探达扎未成，曾对国民党驻藏特工人员侯国柱说过：当我辞职时，请达扎代我出任摄政王，本来在私下里已经订好盟约，三年后还政于我，现达扎不仅不准备还政，还做了许多恶事。如果这一状况继续下去，西藏必将为帝国主义所吞并，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要求中央支持我重新当政。”热振还表示：

“如果我能重新当摄政王，一定为增进中央与地方关系，作贡献。”国民党人员答称：“中央曾答应予以支持。”并且告知热振，中央已委托他为国民大会的委员，要他赴内地出席国民大会。

是时，热振很想去内地，但却不敢前往。当他得知他的两个友好即将出席甘孜地区国民大会，热振秘密召见之，并委托他二人务必代表热振向国民党政府陈述达扎投靠外国，破坏汉藏关系，恳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还权。

热振与雍乃喇嘛等人之间的私下信件往来

一九四七年热振事件发生时，噶厦的仲孜两机构从热振拉让文件中，发现了热振活佛同其扎莎江白坚赞、雍乃喇嘛等人之间所写的许多密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雍乃喇嘛给热振活佛信中写

道：“达扎的作为越来越坏，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他人冬照样要回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于东噶雪古山沟设埋伏打死他。”热振先后复信，告戒万万不可这样做，那将有害无益，还是耐心等待中央答复为好。但年幼的江白坚赞和出谋人雍乃喇嘛、卡多喇嘛等人听不进热振的劝告，坚持他们的决心不变，甚至主张要热振去内地避难。

一九四六年秋（藏历9月），贵族世家彭康前妻所生的长子，与彭康后妻之间矛盾激化，官司打到了噶厦。热振为此事写信给扎莎坚白赞和雍乃喇嘛，信中说：“彭康的长子不顾其父亲和家庭的声誉，控告继母，事情弄得很糟，实在可恶，如果噶厦因此事撤贬彭康，我们要不惜一切尽量抢救。首先，要支持多卡尔娃继任噶伦，其次要支持桑颇和拉鲁二人继任噶伦，特别要支持日阿噶厦（即多卡尔娃）。如果这一努力确有希望，他打官司需要的经费由我负担一半。以上主张我们已经交谈过，再次提请你深思熟虑，这是因为，如今我们已无人在噶厦内任职，急需把可信者按置进去，这是事关重大的事，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属失策。这事最好也给噶仲玛朗巴一点好处，其次还要给那些可信的人送些钱。如若彭康下野，在噶厦各重要机构就没有我们的人了。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步，切不可掉以轻心。当然，这事最好是汉人出面，但我们不能光靠他们，照前商办，绝不可再三心二意。”热振的信中又云：“最近收到寺柴管群增的信说，中央已经吩咐商人和其他有关人士注意观察格西协绕和热振对中央的态度，并急电中央。群增还说：要注意我们内部有奸细，达扎已通过其他贵族监视我们的行动，要注意保密。前次噶本管家所说的话已经泄露，这说明在我们中间有身在内而心向外的。

人。我怀疑是前任扎莎和前侍从（索本）‘这两人已不能继续留用，速令扎莎来我处，就说我喊他，把索本派到尼木庄园去。森堪通过欣尼（柴管）给我的回信，告戒不能明显地向达赖喇嘛家里说内情，否则是有害而无益的。也不可过多地向达赖喇嘛家人和其他汉藏人士借钱，以免生疑。’热振又给其弟等人信中说：

“你托马官捎来的信收到，内情尽知，前次斯巴捎来达赖喇嘛父亲的话，提到达赖喇嘛询问热振现在如何？要他来见。还有中央严电噶厦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这已是国际公认的，中央要派员住藏理事，藏王要选藏人拥护的，特别要选懂得汉藏团结的人，只有热振能胜任，要热振当西藏的藏王。近来各贵族都在忙碌此事。达赖喇嘛的父亲还特地叮咛斯巴说，这些话只能告诉热振一人，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需请扎莎亲自往达赖喇嘛父亲那里去问问，并且亲自觐见达赖喇嘛问明实情，立即返回相告与我。还请你查明中央是否真地给噶厦发了电报？如系事实，那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危险！不论中央的电报是否属实，要注意我方是否有人在京探听，请他们要求南京政府派飞机前来接应，否则，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将破坏，我真诚地表示事成之后，保证忠诚地服务于中央，以报答深恩。要抓紧做好上述工作，以免噶厦官员狼狈为奸干坏事。如前所述，电报事若需全藏大会讨论通过方能生效，我们可通过哲蚌寺、色拉寺的堪布们多送点礼物就是了。如果色却扎仓的堪布不参加会议，可通过卡多堪布做好扎仓内部的工作，想方设法推选代表前去参加大会。会上，如果提出摄政王人选问题，我们就得亲自出马，阐明当初我当选摄政王的经过。必要时，可提出查噶厦公文中有关我当选摄政王方面的文件，明确提出要热振当摄政王。若需我亲自

出面，那将是迫不得已的事了。详情已托曲益告你。现捎去二十支七九步枪，请你们收留。再嘱，你要在召开全藏大会之时，想方设法推荐哲蚌欧扎仓前任堪布参加会议。”

印度代表英人黎卡逊从中挑离

一九四七年，时值达赖喇嘛要去色拉寺、哲蚌寺学经，达扎摄政王和噶厦政府的全体僧俗官员们，都忙于为他此行做准备。忽然间，印度驻藏代表英人黎卡逊前来求见达扎摄政王，向他报告热振已派遣团朗（霍甲本之子）和拉噶尔·土多去内地参加国民大会，可能要同国民党密谋什么。并说，国民党政府很器重他们，闭会后两人都没有回西藏。

达扎听了黎卡逊的密告，立刻命噶厦“要严加注意！”噶厦官员们对此颇为感戴地说：“要不是黎卡逊提供情报，我们还蒙在鼓里呢！现在要立电驻南京三人代表（他们是堪穷土登桑布、孜仲登次仁、洛泽娃强巴阿旺），令其详查那里是否还有其他藏人在活动，并要他们侦查内外各方有否对西藏采取行动之企图。

另一次，黎卡逊通过噶厦的所谓“外交局”，转告达扎摄政王说，热振已提出要求，请噶厦允许他去印度。噶厦的回答是：

“要去印度，需得事先同噶厦晤谈，因你是前任摄政王，不同于别人。”看来，热振当时想去印度，实则是经印度去南京。黎卡逊还估计，热振此举是企图借口赴印而取道北路去内地。

在堪仲阿旺朗加家中发生的爆炸

一九四七年元月，一名自称是“来自西康的不速之客，进入堪仲阿旺朗加宅邸，献上一个包裹，上写道：“敬献给达扎摄政

王启。”落款是“——昌都总管宇妥多吉敬上”。那人说：“这是送给摄政王的东西，我的主人随后就来到。这东西请老爷暂时保管一下。”

阿旺朗加对来人的话信以为真，静等物主到来后再呈递。不料等到藏历二月十七日还未见有人来。他的孙子格顿见包裹很重，想打开看个究竟，趁阿旺朗加不在家时，小心翼翼地揭开了上面写着字的布包，取出木盒，当他拉开抽盖时，见里面装着一颗手榴弹，并听到引线的“噼噼”燃烧声，吓得丢下木盒跑出门外，盒内手榴弹“轰”地一声爆炸开来，巨响引来了邻舍居住的人，波里斯（警察）也闻声赶来。一场虚惊过后，阿旺朗加也闻讯赶来，见屋内炸坏了一些东西，好在孙子没有出事。当格顿将刚才发生的事说明之后，阿旺朗加便把手榴弹碎片拾起，连同被炸坏的木盒呈递达扎摄政王，向他陈述了原委。

这起爆炸案，在审理热振案件中才查明，原来这颗手榴弹是青巴代本（藏军团长）去昌都时，噶厦政府发给他手榴弹中的一枚。青巴去世后，他的女婿次登平措买马时，给了马主人罗诺娃·次仁多杰两枚手榴弹。罗诺罗又把它们卖给热振拉让，其中的枚被雍乃喇嘛用来作此案。雍乃喇嘛此举，是为了借阿旺朗加之手杀死达扎摄政王。事明后，噶厦就此事罢了次登平措的官，以示惩戒。

噶厦收到驻南京办事处发来的急电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噶厦政府收到了它派驻南京办事处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就立即召开了“全藏扩大会议”。当天我因一点私事迟到了，其他噶伦们已经到齐，他们把看完的电稿

交给我看。当我看到“只准噶伦以上人阅”的字样时，不禁惊得“阿——”了一声，噶伦喇嘛然巴急忙打手势叫我不要作声，示意“切莫让外边人听见”了。电文大意是：“热振代表顿朗（按霍加本之子）和拉卡尔·土多两人已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派部队和飞机支援热振，蒋介石答应五天答复，请你们当机立断”。

噶伦喇嘛和基巧堪布们惊恐万分。立即开了超高级密会，参加这个密会的有噶伦喇嘛然巴·土登贡庆、索康旺清格列、噶雪·曲吉尼玛和我。还有基巧堪布钦绕热旦共五人，着重研讨如何对付这一严重事态的办法。与会人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最后索康说：“如果不是英国人黎卡逊予通情报，我们现在还蒙在鼓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目前的情势就是要看谁动手得快，是争速度，我们只有立刻派人去‘迎请’热振活佛来拉莎，别无他法！”

索康的这一番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紧接着，我们一起去晋见达扎摄政王，向他报告了电报的内容，和刚才讨论的结果。

达扎听完后，不知是气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两眼汪满了泪水，却未发出声音。这时，噶伦喇嘛然巴敦请达扎摄政王指派召讨热振的负责人。达扎当即决定叫索康去，索康提出需要增派一名助手，达扎便叫我一同前往。返回噶厦途中，索康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征问：“我们何时出发？”我答：“今晚准备，明晨即赴，可否？”他说：“不行！这样会走漏消息，还是今夜出发为好。”我就依了她。回到噶厦后，我就提出要当晚出发的意见，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由摄政王、噶伦和基巧堪布主持审理此案，由仲尼钦布和孜本共同审判热振。同时还规定了审判会上不准提及英人黎卡逊送情报的事，只可提南京的来电内容。向

时，还决定查封热振拉让。散会前还规定了行动程序。噶厦还规定索康、拉鲁必须于当晚出发日夜兼程赶赴热振寺，为了保密，有关藏军的部署和行动，概由索康、拉鲁二噶伦视情安排，噶厦不作具体安排，这次行动不得按常规动用各驿站的备用马匹，所需马匹除两噶伦自用马外，其他均从罗布木卡和雪居的政府备用马中由基堪借其他事由挑选使用。所有一切行动，要在拉莎时间夜十一点赶到扎谿兵营集中。然巴、噶雪、基堪等人的私用马也借给两噶伦使用，同样也是在上述规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

我同索康·旺清格列、藏军总司令 格桑楚臣等“迎请”热振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噶厦秘密会议后，先回到家里作准备。索康要我去叫藏军总司令日阿噶厦，他自己去叫格桑楚臣，与我等同往热振寺执行这一紧急任务。当我同日阿噶厦于夜十二点到达拉莎的扎谿兵营时，见索康他们早已到了那里，他们是藏军代本雪贵巴、江吉·夏格巴等。

我们就地讨论了此去如何采取行动的问题。索康说：为了行动不致露馅，可先派夏格巴率领十名藏兵前往郭拉山口把守，我同意了。这时，噶雪和基巧堪布等人的私马也送到了，与之一同送来的还有罗布林卡的马。

我们于夜深时率领二百多名藏兵从拉莎扎谿兵营出发，到达彭布郭拉山口时，同守山卡的夏格巴见面寒暄，马步一行继续向前行进，于次日清晨，骑马的人首先抵达林周宗，但步兵还没有赶到。我们又继续前行，至晚九时抵达打龙寺，步兵也在这时陆续赶到。在这里会合后，距热振寺就很近了。当时我想，趁天还

没有黑，需得先隐蔽起来，否则，一打上遭遇战，会给自己生命带来危险，还是今晚暂住下为好。再说我们如此大队人马集中在这里，也好让他们（指热振）发觉后自行逃去，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热振寺，不争战，也就避开了危险，这样既可以放掉热振，又可以不负直接责任。想到这里，我对索康说：“我们已奔走了一昼夜，人马都很劳累，是不是在这里住上一夜？”不料这话正合索康胃口，他欣然答应了。于是，我们五个人挤睡在打龙寺的“贵人房”里，很快就睡熟了。午夜一时许，路口哨兵进寺来向其营长报警，该营长奔来将我们叫醒：“诸位大人不好了，快起来，据哨兵来报，从北边路上来了几个乘骑。”我们立即整装出发，破晓时过了甲桑桥附近的普托河，上了大路，这时我又作了如下部署：派营长阿南率兵监视热振寺，派四营长格桑率五十名藏兵直入热振寺。因格桑素与热振有往来，我要他设法表明此来要“迎请”热振活佛进城去。我们噶厦的五位主要官员准备随后进寺去。正过这时，忽遇三骑惊慌地赶路，官兵们纷云：“可能是去热振寺报信的。”大家准备开枪，被我们止住观其去向。藏兵瞄准那三人正准备射击，始见他们并未入寺，这才放心继续前行。先进者发现寺内并没有戒备，部队便立即占领了交通要道，并包围了热振的住处。

四营长格桑和连长噶玛热布桑、连长格桑等人走入热振的卧室。他们先是说：“去藏北路过这里特来朝拜活佛的。”同时派人叫我们赶快来。

我和索康在报信人来到之前，担心此来完不成任务。索康说：“我们虽派先头部队进去了，如果热振予先得到消息，他可能早已逃跑了，我们回去没法向摄政王交待，我可不敢回拉萨，

只有逃往国外去！”我说：“我可不能去国外，我家里孩子多，不能脱身，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能返回拉莎。正在谈论时，报信人来了，说我们要速去，营长们正在那里等着呢。我两这才放下心。

我俩进寺院，径往热振活佛住处，先走到热振活佛面前领受摸顶，然后坐下。他问我们来此作甚？索康回答是在拉莎发生了手榴弹爆炸事件，特来“迎请”活佛前去拉莎磋商这件事。见面后，我们即到楼下小议，决定将活佛的亲戚土登坚赞和三名家佣，也随活佛一同带走，并且即时动身。同时我们派专差赶回拉莎报信，再由索康和夏格巴等人带着活佛一行缓行，我留在后边办理查封热振拉让事宜。

当我和藏军司令格桑楚臣、雪贵巴等人查封热振拉让时，命令我的熟人——热振寺的大德强米玛尔娃看守封条不得由任何人损坏。才央（央是热振弟弟土登坚赞之妻）的亲戚德绕·益西凑近我悄声询问：“怎么办呢？”我答道：“不封你们的家产，限一天之内将贵重财物藏起来，人去拉莎避难，否则以后我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他们按照我的话去拉莎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同她们素有往来，借此机会表表旧情，于是，我命藏军司令官和雪贵巴不要封才央的家。藏军司令官以玩笑口吻问我道：“你为何不封她的家？”我说：“她们同寺院各立灶门，所以不能封。”这时使我感到这位藏军司令官对达扎是很忠诚的。

热振在离寺之前要骑他自己的青鬃马，而索康却因为怕活佛途中逃跑，特叫人给他换上一头骡子。我们查封事完即上路，到打龙寺追上了索康等人押送活佛的队伍，形成了我和格桑楚臣、雪贵巴押后的阵势。就在这时，收到了噶厦派专差送来的一封

信，信的大意是：听到你们圆满地完成了“迎请”任务，非常高兴。你们务必按照原订计划，把热振送到布达拉宫夏钦角（又称孜夏角）那间房中看管。这里已对外宣告你们要从郭拉或卓堆方向来，并派疑兵在此两处佯装“迎请”势，你们也要表示从这里路过，以牵众人之目。而你们回来的实际路线是从堆龙方向返回。我们这里没有抓到雍乃喇嘛，他二十四日早晨曾说去热振拉让的，但他没有去，现在他是不是逃到热振寺去了？你们务必一同捉拿押送噶厦。你们到拉莎的时间应是早晨或黄昏时分，白昼不可进拉莎，望速将回来的准确时间报来，以便及时派出五十名骑兵和五十五名步兵，前往约定地点接应。已决定在你们抵达前，封锁拉莎各交通要道，再派十五名官兵固守郭拉山口，另十五名把守娘热普拉山。在帕热桥和格乌昌两地，亦各派十名守兵，以上概由扎谿兵营派出。”看完了信，索康问我：“在热振寺留下守兵没有？”我答：“没有，看守封条之事，我已委派大德强和果玛尔热负责”。我又接着说道：“那雍乃喇嘛究竟躲在哪里？现在要派十六名官兵去查找他的下落，也好驻寺守住封条。”索康说：“我同意！”所以，即派出十六名官兵重返热振寺去了。紧接着复信噶厦，大意是：“我们在普托溪卡搜查雍乃喇嘛未获，得到的情报是二十五日下午，有两名热振侍卫骑着马奔热振寺去了，我们估计雍乃喇嘛可能仍在热振寺，故已派出十六名扎谿营官兵折返热振寺搜寻，也可住寺守住封条。热振将于二十六日抵卡孜谿卡。关于返拉莎路线，我们认为还是经郭拉山为好，当然我们会有很高警惕的。但是，现今佛上的法力无穷，存有叛逆之心者，当无存身之地，就算他的人马敢在大道堵截，我等也能坚决消灭之！再说大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情形而可

随机应变，所以，我们仍经彭布的郭拉山返回，打算在二十七日下午五时赶到夺底电站，经流沙河桥，从布达拉宫后面进东门至孜夏角监狱，望派出得力官兵于隘路接应为谢。”

我们自打龙寺出发，经彭布的郭拉山口到达林布宗沙时，又收到噶厦一封信，告诫我等一路上要倍加小心。信中还说到色拉寺发生了僧人打死色却堪布及其侍从的事，这时，我就地为热振换了僧装，把四名热振的近侍交与扎谿兵看押。索康说：“昨日我和夏格巴‘迎请’热振，今天可要你们‘护送’热振。我俩抢先进抵朗钦日苏山梁，去对付企图拦截的众僧”。故选拔二十名藏兵，分为两路十人向西迂回，占领五仓山以示掩护，另十人向东迂回，登上米穷日山警戒。我和藏军司令官格桑楚臣、雪贵巴排列着整齐的马队走大路挟持着热振行进，正行间，听见五仓山上已与色拉寺僧人接火了，一名藏兵被打死。当我们到扎谿兵营附近时，一队藏兵迎面接应上来，里头有索康之弟拉旺多杰代本，他寻觅不见其兄长返回，慌问道：“索康怎么未回？”我们便将索康噶伦的行迹告诉他了，他才放心地返回兵营去了。

当我们来到城北大路时，众多的色拉僧人朝我们冲来，兵营的房顶响起了枪声，以阻止僧人拦夺，密集的枪弹压众僧退回色拉寺，我们安全地通过了流沙河桥，直进布达拉宫，把热振送进了孜夏角囚禁，这时，我见到索康身穿朝服早已到此。原来他并没有去阻止僧人，为逃避遭遇的危险，他走偏道遁回，先于我们到达布达拉，我感到索康真会说大话骗人。这时候我们的朝服也已送到，便就地换了装。

为嘉奖这次“迎请”的胜利，噶厦特授予连长以上官员每人阿细哈达一条、授给士兵纱织哈达一条，发给每人一百一十五两